



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第三

二年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汚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授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旣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上體朝意卽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

南朝三傳卷之三
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公龐籍皆累表避免
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即乞并臣所授罷
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
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旨令臣依樞密
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
較品秩高下况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
也詔爲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
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富城隍
頽圯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

戎軍公卽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
瓦亭寨擊之聞涇原將葛懷敏戰沒於定川寨
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營駐鳳翔府以策
應懷敏旣敗賊抵涇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
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涇州當是抄劫游兵
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
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
得還舊職固爲榮幸比賊犯隣道將卒潰亡雖

督遣萬兵爲援實無毫髮之助不當遷官以速
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授不
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公已
貶降乃御前出劄子付公曰陝西沿邊自分委
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修營城堡羗醜踰年
不來犯寨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陞
挫彼兇焰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鬪戰既
誤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王沿狄
青填葛懷敏闕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

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
聚兵馬精加訓練准備分孽應援及鎮守關輔
兼聞渭州鎮戎軍一帶昨經虜掠道路方通或
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支梧得定
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平定未期卿等早
副朝僉久處邊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
誠必有深謀破其姦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
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堅張庾齋來赴
闕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

大略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虜未有間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今民力已困北虜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出擊若犯他路使擣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狂用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爲當而元昊請和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沿邊都

總管經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卽以夏竦爲陝西都部英宗廟諱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已去年春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

執中同陝西都部

英宗廟諱

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

竦於鄜州陳執中於涇州駐劄朝廷終以事不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汾范仲淹龐籍各當一道庶務必親訓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禦山川之險易耳目所經巨細得以周悉以一年之後與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於其任則政舉况臨軍易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路則緣塞千里之外不可遙度若朝廷以涇原屢經寇掠欲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則環慶

秦鳳兩路黠虜久已窺伺兵數纔可自支鄜延復地遠不能爲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備爲辭豈肯一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公累奏未見聽前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前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備錄范仲淹元擘畫事理令卿知委如顯有妨礙須至移改卽別具利害奏聞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

韓魏三傳 卷之三
五十一
旨揮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乞臣爲涇原總管
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略亦領環
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趣行更不敢
以利害辭候巡邊還卽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
誘脅西路生熟戶欲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
徙兼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
州公在秦招徠諸羗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
諭喃厮囉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
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

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爲德順
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
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
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
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凡
走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
字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
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
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

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邀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

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

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麤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

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

望於納和禦侮之間

孝宗廟諱

其處置爲聖朝長久

之慮時公與范公在兵間宣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用爲輔弼遣內侍李允亨諭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僞未可知願盡死塞下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爲樞密

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戩爲代命不可回公旣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使趣入對旣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

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接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

地以啓事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

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况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旣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際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

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卽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驛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

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

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
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
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眾退朝
食罷忽遽簽畫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
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
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
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
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
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

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
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
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隸
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
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
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
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
佐邊用民力可寬而眾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
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

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
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
大略謂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
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
之人孝宗廟諱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
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
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爲國家之患哉
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對於崇政殿上禦戎四
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

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
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縉以續盟好之事今元
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
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
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
漠必以劉元海苻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
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
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
漢之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

我聖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
大舉北戎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
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
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
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
等思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
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
戰守爲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
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

因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
曰臣等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北戎
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
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
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
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爲之舉哀廢朝遣百
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
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旣退左右
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

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聖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

禮

光宗廟諱

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

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

沿邊城寨頃日加繕葺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衆諳山川而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信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慶州昨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

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犯
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沿邊住營
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團聚戰則相救守則
相安此可恃之兵也或謂士兵携家塞下則請
給之費尤多臣等曰不然士兵月給差少又素
號精強使之戍邊比之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
路漸爲增損一二年間方能整集固非一朝可
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其中有孱弱不堪戰
者宜少汰之使歸于田畝旣省軍費復增農力

然後三分東兵以一屯邊以助士兵之勢以一
徙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
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更可減
三分之一又沿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
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兵修一堡以保其家與
城寨相應彼或小至則使熟戶蕃兵暨弓箭手
與諸寨士兵共力禦之彼欲大舉則必先聞舉
集之期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屬主於堅城以待
敵之進退沿邊山阪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

而行先求速戰旣勝則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被之重兵川路中芻糧無所繼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俱困旣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中伏精銳以待之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并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

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旣遠遁然後以河爲限不能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

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返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卽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我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

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湏歸附以圖自
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
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
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
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
爲憂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
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
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直抵京師
虜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爲中原千古

之耻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
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
北虜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來元昊欲
議和又欲因而要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
禍未可量且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
晉無備一舉直陷京師故戎心于今驕慢且爲
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
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
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

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為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實則戒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今約二年而城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蚤計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

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其牒稱天授禮法延祚

元年及云本國大王為已據本處國號無上章

表體式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兀卒聖祖廟諱霄

上父南朝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

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

雲牀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為父子兼契

丹遣人到本國言南朝令梁適言知契丹與彼

是親請諭令早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

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

名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爲不可衆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爲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意北虜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適口陳夏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齋詔諭元昊令息兵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昊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爲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

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吳賊因北虜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卽於北虜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休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旣不可屈則恐因此爲名再隳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爲國主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齎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虜亦謂阻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齎詔諭以封冊

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旣從命則契丹以爲已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爲吳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爲列此終豈爲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

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論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係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爲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爲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虜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爲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爲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人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

漸侵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於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卽乞早議修復侵廢城寨爲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銀及南安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爲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慮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羗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爲

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開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羗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趣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則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疆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國倉卒興師反成敗衄犬戎之性切於復讐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

之時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
歛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
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
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夫大
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
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
敢陳陝西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
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
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

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
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
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
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
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
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
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
就糧士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
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

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
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
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
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宣
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况
間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群盜
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
其宣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
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
人爲額後有闕卽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
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
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
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第三終

人亦欲與之共其不謀持

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第四

八月以公爲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况副之初

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

互往陝西旣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

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爲備仁宗謂任中師

嘗知并州今可往亦好范公未湏行公言賊請

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

所望必乘忿爲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

壯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

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公旣至關陝屬歲大饑群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李鉄槍者爲之渠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遶虢州廬

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負察邵興爲之長至商於灤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鄜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虢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乘傳

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公邊禁軍即令
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鄧州壯健役兵
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與誘致之
謀遂不 此處原落一葉



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
宗識之曰韓琦性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
賽神聚飲預會者皆當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
之婿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
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
遣內臣遠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
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即位未嘗為此等事今日
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既欲因奏
邸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叅知政

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覩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

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縉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謾書於朝廷倉

卒之間命弼使虜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辯排屈強虜卒復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黠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胷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閒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誠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

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若無事則棄於閒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寤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

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爲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州嘗言興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爲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滬議奏於朝遣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爲守禦之計修建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

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洛城頗爲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廨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卽營就又須正

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滬昨已降永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州蕃部各補職名爲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永洛

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略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既而戡罷四路招討使改知永興軍戡乃坐前帥移文飭疑是飭字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攝二人者械送於獄戡力救於朝謂洙等沮滬等功又乞令不預商量朝廷

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利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滬等不問恐害邊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忠滬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析周詢還主戡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滬但降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與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皆不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轉給事中州自

僞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歛請爲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下置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它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

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平鎮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於家涅孤兒使繼衣廩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宣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搖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後於寨南三

十里悉禁之民不爲便公聽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于無事循尚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闕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藝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止命者徙家屬於內地蓋防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虜中使父母妻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不得徙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銳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熟聞教戒後亦爲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爲寇吏輒禦捕則以引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莫敢禁止公先以帥檄移虜中使約束部下尚不聽乃飭邊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虜寇莫敢犯寨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

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
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略曰都
轉運司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亾
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
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
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
門豈能日以斗升較之哉况兩熟戶亦吾民何
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幹河北屯
田澹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既而督

州縣百聒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于
法邊人或徙居宅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
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路是時并以
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
業今薪炭翔貴翻令虜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
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六十里亦可廣
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
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
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

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
悉遣禁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
念執政舊臣諭政有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
官公與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
士二年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
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曆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
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說近裏州郡卽依
康定二年敕作三說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
至多商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畜轉取厚利
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備
漸窘言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
始有詔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
議皆以爲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
闕搢登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
州競爲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
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
前帥所興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爲走馬承受
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

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
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宅路今
浩然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
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不安按浩然
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
行法矣仁宗俾代歸勅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
池廟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
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
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

廷與之既以黃蒐山麓爲界乃侵不已公又使
安靜與之爲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虜人遣蕭
滬吳湛來言黃蒐山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
南北界願各謹封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
以生事不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爲樞密使諭昇
曰虜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
朝潘美爲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
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爲禁地毆陽
修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

明鎬爲并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爲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竇舜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爲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值數萬上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苦旣行河路迂曲涉一二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轉運司規微利諸津皆置渡歛錢往來者甚艱阻困於刻剝深爲沿邊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無榷酤自慶曆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旣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裕享赦書亦罷之又論河東一十四軍州諸縣人戶稅外每

年更有額定和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中每米一碩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遣內一停見錢七十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實賣得三十七文五分每石實得一十一十二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五文三停支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文五分每十束得錢三十七文五分人戶所得至微錢茶零碎又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州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業不能一一等候亦不能計旁紐筭錢茶分數遞年盡爲豪販之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交鈔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入中筭請礬引又獲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雖名和糴其實白配人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路和糴糧草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

今並以見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日甚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後滿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各科率亦有未嘗催稅已勾集

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疎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卽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如

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後蕃卽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後希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士人常以爲耻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

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磨明因降州爲軍事于今州不書榜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貶之迹以慰衆心章旣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於台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

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
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
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
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爲相卒因裕享
赦恩復二州爲太原成都府焉帥府歲遣將統
內郡兵戍河外謂之防狄公曰羗人服命久矣
平時徒耗邊廩寇來當預知罷不遣又請三路
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
將窠有闕充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歲鍊青鉄

十餘萬所用礦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
取於民所積鉄已數百萬可支百年用公請權
停興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羗夷死者燔
而後瘞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
公下令開喻自今毋得燔爲買田近郊立表四
隅爲園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
遂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
言士明當診御脉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
立命內侍竇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

韓委三傳 卷之四
上旄節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
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
隨數驛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鉄冶四十年前
鉄礦興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二人歲
納課鉄一十五萬斤自後採伐山林漸遠所費
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業者
相繼本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人戶三十家
充軍戶更不興扇止令歲納課鉄民甚爲苦公
奏停之又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
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
爲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
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
五七八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陪
錢百餘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
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第四終

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第五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
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克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
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
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
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
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
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
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

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于近歲文書欲求證用

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北果爭寧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牒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無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

言内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爲祿令又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名數而纂次之爲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爲稽留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眊篤癯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間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

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其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

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涓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多抵牾請命刪定爲嘉祐編勅迨公爲相又專總領後屢修編勅而議者以嘉祐爲詳平又請

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發在京估馬司歸羣牧司以絕券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爲羗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民郭藹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于宰職緝熙王道允寄於賢才矧久服于機廷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旣考師言復涓剛日式揚孚號誕告庶工推忠協謀

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行
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
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志度純深才致
高妙行足厚于風俗言必合于典常立于本朝
毅然懷體國之色訪以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
曩者獷俗擾邊勁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略邇升
基命之司功濟西師得關中之感悅策留樞府
底河外之附輸間從書殿之華就寵師干之拜
持中山之帥節臨大鹵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

戎重召言選國申命登樞總是煩機乃茲舊物
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猷爲罄宣忠力文武
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
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
土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
衡石無心以平而爲體橐籥有道以虛而爲宗
勉思此言同底于治可特授依前行工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

諸房吏惟意所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去冗謬者爲綱目類次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吏不能擅高下崇本院白本書歲久多蠹又散失不全乃于館閣自擇儒臣一員充編校官據崇文總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爲別本以絕蠹敗命姚闢蘇洵編纂禮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之因大河屢決

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修舊制置都水監罷武吏爲提點刑獄川廣福建等凡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員裕享前進擬赦書條目極多惠澤及民甚廣及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命諸路光宗廟諱遣學行尤異者續食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次授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循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封

崇義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悉從官給以法
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示存亡繼絕以
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爲患
尤甚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
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
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稱頌諸州牧
馬草地馬少而閒田多往往爲民侵耕遣職方
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牧放外餘田聽
下戶請佃乃得剩田三千二百五十餘頃歲得

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
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抄市券馬之
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
此間因置買馬場比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
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于永寧而罷古渭
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
在定武日見澹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爲屯田司
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以
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

展澹泊以為勞績每歲入奏優得轉遷相繼者
務廣于前興作不已至堰斷滹沱沙澹等九河
下源不令人海盡灌邊吳界又堰徐河以瀦保
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之際澹水漲溢
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
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惜怨入骨髓又
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
澹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
閉塞唯務澹泊渺瀰却令北界人戶皆免水患

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宣祖皇帝鄉里
彼處有宣祖皇帝先遠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
巷者為澹水滄浸每聚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
皆行舡網魚而懼屯田司事勢無敢言者臣先
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
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
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擘畫以
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于河身內築堤截
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山水泛漲滄浸

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一槩澇沫人戶
田苗不少今欲于截河堤修作石水限通流夏
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留得居常泊水詔從
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
制曰禮戴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
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
非全德疇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

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
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
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于弛國之禁而惟刑之
卹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寔真
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
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

光宗廟諱戶

封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
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
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抗復以爲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令考課院爲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實惠

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令再任刑法寺天下歲上獄淹繫者多命月具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舉之旣已督責天下吏職囹圄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于道見者閔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宣諭曰天下

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盃醇後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也故公爲仁宗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敘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章乞內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于內學願聽斷之暇時

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及爲首相謝日卽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于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切恠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

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乞于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者升于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短長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重于此者故昧死

盡言唯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情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又以前奏爲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一日洙召光于佛

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它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說矣明日因請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傳于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成帝中材主猶能

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臣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少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卽贊曰旣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旣以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啟且除判宗正事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

韓琦王傳卷之五
爲秦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命旣下英宗力辭
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
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
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
歲英宗又繳還所授勅告仁宗曰他旣如此不
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
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
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
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

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勅豈得更有
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勅將謝表與
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尚復辭
上曰柰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
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
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密院及樞密使張
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
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
行仁宗頷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

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太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于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尚堅卧懇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既爲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族屬光宗廟諱勸入内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于是令判大宗正從

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内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姦諛之臣言未當立皇子者故英宗卽位之初光獻因讒間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既立他爲皇子却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于錢爐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爲姦故君謨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月一

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公以簡約二府夜
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
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咳唾聲呼醫急詎
脉下藥未幾再進藥尚未醒及灼艾二百壯醫
云脉絕未復洎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門候問
至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夜來一更三點皇
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
請遣中使扶持皇子候到請柩前卽皇帝位尊
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

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
之皇子懇辭迫于公等請卽位于東偏羣臣草
賀日午召百官旣集公宣遺制時內外肅然已
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門下侍郎兼兵部
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曰王者紹景炎之
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噐之難屬在佐王之略
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其委裘之辰肆于奉瑁
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丕務之咨敢後
元勲之獎首敷邦渙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

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
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
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閔而濟物
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
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
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
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
之遂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

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闈之台符降
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
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曷戴一
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
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
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勲如故英宗
卽位之數日方掛服于福寧東廂時百官在庭

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衰服立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內連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內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修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旣感疾倦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爲飲之一日議當

進一醉膏此藥蓋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却之淋漓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旣驟自外來又卽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間謀兩宮遂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卽深以危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

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旣出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卽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恠也後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

耶語旣塞公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于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謂神宗也公卽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嬪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旣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

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又英宗遇紹瑞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事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昌言于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嬪作主之語仍勅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

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蓋富意以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樞密院猶未知

韓魏三傳 卷之五
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太后聽政止
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而怒曰此中是何坐
處公曰今日之事難比明肅當時以仁宗年小
自有典故今皇帝已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
后聽政事當日詔書明言權同處分旣言權則
安樂便當如故也后聞此益不悅公旣察英宗
已安遂請出幸寺觀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
之及至簾前后曰恐未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
可出矣后曰人主出豈不要儀衛今方暑喪素

仗皆未具更且俟之公曰此小事朝廷臆指可
辦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幸寺觀上旣出又已
日視朝臺諫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
曰且欲與照顧何須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
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况此事何必假
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邑邑不樂泣而語曰
今日放下更豈見眼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
崇太后如天亦不爲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
公察其意回卽贊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

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
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
敢比古之賢人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
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明肅
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
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
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
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
推恩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

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况予輔弼
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
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
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
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
琦天資字落一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于冲人
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官車晚出復推定策
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于幾務而咸廢乃能

厲一德以無懈底庶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寔用
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啟多封益陪真賦
於戲書載伊尹勲格于天史稱霍光義形于主
今朕所得宜無愧焉可特授行尚書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
戶食實封四百戶公懇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
已

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第五終

聖